

探路記

探路記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五

目錄

游探郎潑拉彭以上各路
夢央至克綫杭

郎潑拉彭者南
掌國都也

游探郎潑拉彭以上各路

從郎潑拉彭啟程，至中國交界處，路徑錯雜，人情生疏，難以選擇穩善之路。特雲南回匪正肆滋叛，甸暹之間，上南掌各邦久遭竄擾，時有搶掠，民俱遷徙。郎王趁此亂機，欲絕中國往來，勸阻我等遊歷，蓄意雖如此，然猶陰違陽奉，懼我等尋隙向中國皇帝聲告耳。遲疑斟酌，始准給以護照，通行合境，照上寫明，酋長鎮主勿得阻攔云云。然但飭境內未及邊界各處也。故我等私議有三路可行，一係溯湄江而上，路爲最遠，必過甸暹兩國相爭曾經蹂躪之地，涉入甸境，不得阿瓦

瀛環志畧云緬甸一名阿瓦原注種人之名徐鼎小腆紀年云緬甸之國都曰阿瓦諸書亦作啞哇音轉字異志畧云越南即安南今并占城爲一國復兼眞臘其都城曰順化在富良江之南岸

即緬甸都城

護照恐有阻碍二係直北循湄江左支囊呼一流而

抵雲南邊境此路較逕然離江漸遠必至雲南界始能重接江流三係穿東京安南兩界中抵中國之廣西此路較上兩路平穩易行然所經皆我人最不詳識之地祇可稍記情形留爲後人續探之地耳總辦偏重第二路我則力持第一路緣不歷全江不抵源頭終遠本旨躊躇數次總辦亦從我言決取第一路是時適得上游實信雲南邊境回匪已平路尙安穩非向所擬者遂准于五月二十五日起程先向郎王借撥船隻據云郎江祇抵新康爲止以上非所轄屬新康者卽

竇蝦所曾到之地也。而新康巡撫如何接待，人夫車舡如何籌措，均難預料。若過麻囊轄內，有所阻隔，祇能過江左支東北，仍穿郎境陸路而行，宜減少行李爲便。各人限帶一箱，其向所搜携草木土石之類，留存郎地，託王轉寄暹都，而零星圖幅書本器具，拋置居多，亦不暇顧惜矣。瀕行送王夾拉屏鎗一、千里鏡一、絨毯一、綢緞數端。王子雙門鎗一，王戚及各大員，如其往來之誼，分送旣畢，行囊爲之一輕。王亦答贈銀瓶、腰刀、長鎗、量器、酒器等物，各表憶念。郎地頗多水果糖食，王常貽之。惟椰子尙清爽，足解煩暑，餘皆不合口，但飫安南。

人之饕餮耳。此禮拜中，土民來寓觀望者甚多，互相傳笑。束裝之際，官員索物遺念，漸成知己。寓中所棄廢件，爭取備盡，卽至小之紐扣，極細之金綫，甚破之布褲，亦欣然懷藏。解維之前，來者更多，舉國若狂。住久欲別，我等頗亦戀戀。蓋過此以往，道路更生，鄉音不能通達矣。前暹都法領事托郎邑之奧巴拉寄來測器瓶酒等至，我等啓程十五日後，始到郎地。我等不及收接，仍由郎王并前存各物寄回暹都，纖毫未失。此後未得信也。初疑郎王不足恃，而竟可恃者，實出意外。蓋我等在郎，亦每以厚情相待，故能化其猜疑，轉爲忠信。風塵

奔波困乏疲憊，賴此停息數禮拜，始得蘇醒，相隨之安南人，咸有室家，未慣離鄉苦楚，每切思歸，中有二人係笑冷縣額兵，在探量江水時，屢屢向我云：我等究竟往何處而止？不見圖幅上礁石瀑布旋流層層艱險麼？我亦無可回答，祇能云：我等隨江而行，江盡則歸。安人長吁曰：嘻，如此深廣之江，何時得到盡處？我云：你曉得幾時到麼？昔時傳言：此去不遠，有一大湖，其湖卽是發源，想不久可到。安人頗信余言，不復懊懣，乃隨處打聽大湖之信，或憂或喜，蓋土人所答不一也。郎邑起程時，霖雨沾足，江水已漲三尺，五月二十五日，揚帆直

上江勢漸窄，濁流滾滾，兩岸山巒錯出如鋸，景象蠻荒，山巒之間多峙尖方石柱，爲高僧道流之墓也。行未幾，岸左山頭高聳一塔于江支之間，風景尙可觀。山名輔交，再上有灰石山，山多穴，中一巨者，塑有佛像，傍晚抵囊呼口，此口對岸聳起銳峯，其傍亦有穴，較前見佛穴尤深大，土人卽以此穴作聖廟，余停舟拾級而上，穴口偏頗不整，口下磐石迸陡，土人就勢鑿成欄柱，以當扶手，穴外遙望江景，平野無垠，水天一碧，棕樹成簇，下有村屋數處，風景相同。江闊約計百丈，山石係第二層地格，石級之下，水聲激撞，此處每多划船相鬥，駛

咸豐六年

游於星月之夜，懸燈飾采，攬景消暑，土人樂事也。囊呼支流，色黑而平，湄江之水，色黃而急，黃黑分綫無定，視江流緩急爲遠近。左岸沙灘一道，金色耀然，蒼石之壁，矗立霞天，明暗相映，略可觀賞。穴內佛像甚多，佛臺鋪滿花卉，得勝旗、涼傘及一切賽愿之物，燭火煌煌，照耀深處，裝潢金碧，多爲潮氣駁蝕。來拜者非行路人，卽漁人、廟僧俱住對岸之博呼鎮。日間來受供養，晚則歸也。江水漲時，水面直抵穴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水較大，曾淹及穴。土人用紅色綫畫于石以誌痕，核其消長之限，計五丈八尺。尋常之年，高低祇三丈六尺。江

水之深處，在囊呼對面計五丈三尺，博呼鎮之房屋沿左岸，卽所見金色灘之後有天生一澳，澳灘有屋，以便行旅，我舡可泊此，我寓可就此，亦客游中一安適所矣。夜色朦朧，趕易小舟，同把槳二人上囊呼一流，約行三里許，浪明波靜，水平如鏡，非若湄江之洶湧可畏也。河左石壁巉然，高約一百一十餘丈，小艇衝水，星飛玉戛，空谷應聲，昂首空曠，有搏物驚鳥飛撲而過，劃然長鳴，歸巢于磐石裂處。余命槳人停泊，趁此星光，聊賞涼夜。大江中水澌砢砢，矮樹短草間，蟲聲唧唧，悠然可聽，靜思此間，止是囊呼向東南轉北之處。若直達中

國其路甚逕。卽前所擬第二路也。河南闊十六丈，深一丈六尺，就水勢而論，不是遠能通船者。現當旱時，不識雨時如何耳。新歷此間居民，無相識者，就風景政務而論，恐係東京左近。在我國頗關緊要，我之奉差，原爲探查湄江，必應設法熟識居民，探摹一切，自忖自度，夜已深黑，不覺倦而小寐，槳人靜伏船頭，呼促我起，囊呼流水，不知不覺已送我到大江口矣。遙望宿寓，星火悠悠，倦然歸臥，一宿安閒。

越日船移左岸，東北而望，山崗聯絡，愈遠愈巉，江水潔窄，深約八丈奇，山勢兩岸平列，原隰層層，松林高下，漸失熱帶景

夢根似卽孟艮
對音緬甸地名
也小腆紀年緬
甸東路有木邦
孟艮在中國耿
馬土司滾龍江
南直普洱邊外
地稍平李定國
趨阿瓦之路也

象、非若向所見芭蕉棕欄叢生於灰石磐上也、觀此蒼寒、頓
生家鄉之感、一路前往、所經村庄、歷歷可數、此中少半係南
掌人、大半係野人、南掌係夢根克綫當逸來之種、野人均係
克母種也、山石係第二層格、屋邊烟火、遙遙可辨、非炊爨供
食、卽燒野闢荒也、

二十七日、抵彭高格換船、次早抵龍荅農、係在右岸之莊、離
莊未遠、隱隱見有火山、舒裴卽往尋探、特格爾乃接踵而去、
約在克綫坤聚會、

二十八日、過一小河、名時根、河雖小、然與湄南江發源之山

同治六年六月

正相對，借此可誌兩江分隔，祇一窄土。故土人云，水漲時將船拖行平灘三里，則湄江之船即可入湄南。故古時地圖，往往悞兩江同出一源也。是日停在巴格彭，其處小河，其媚秀從北而來，抱村環流，距口不遠，多蓄魚處，彎至村東，復接湄江村大半爲野人所佔，是時江水已漲一丈。

三十一日，復溯江而上，江勢向西而南，高石當前，樹木如繪，江身寬五十至六十丈。

六月初一，過庚而急流換船，人行左岸，此急流爲流下灰石炸裂所致，過此阻碍，駛行平易，兩岸石坡坦潔，西面有山如

練中等峯約高三百三十丈，至四百丈，山脉似乎由北而南，故湄江本係西向，至此折爲南流，江勢漸直漸闊，流亦漸軟，兩灘平坦齊整，從右岸至崗頂，隨處多有居室田畦。

六月初二日，畧停左岸彭哈斯荅鎮。

次日抵排打鎮，在囊打支河口，鎮極大，換船之際，遊觀廟宇，得見一鐘，手工極巧，東方所罕見，直與歐洲相埒，下註中國字，識其爲東京雲南間物，非本村製也。囊打發源在坊鎮之東北，以瓦鎮之南，中環極大鎮曰富格，由排打畧上，江向西南灣，繞一山崗，土人名曰法臺，船隻往來稍有阻遲，此處復

經郎境，接入夢囊大省境，蓋克綏坤尙屬該省第二邑也。過此山脉跌落，兩岸平原開掌，向西始有山源，從文湘後所歷第一次寬平處。

初四日宿于沙灘，一望平垠，西北遙見青山一抹，向河面浪湧而盡。

次日八點鐘，抵克綏坤，該地已備有四屋，以款行旅，接待頗殷。是晚坤邑官，卽夢省第二等員來謁。

六月初九日，舒斐特格爾廼亦到，述火山情形，殊非土人所張皇者，但見烟團如絮，在二洞湧冒，出磺炭氣，以及瀋水、洞

相距不遠，土人名之一曰富飛乃，一曰富飛那，卽大火山小火山之意。

次日，與地方官議公事，意甚要好，而出界接卸之意，尙有遲疑，因照上但准周遊遲境，未許出疆，而該地實是南掌舊地，爲遲羅羈縻，兵端未久，保護乏肩，無怪其胆小官難擔，故云甚願伴送至夢囊，愧無權力，或待請示省中，俟回信再爲定奪，始爲穩妥，蓋其力祇能保護至克線海也，此處亦遲屬舊疆小省，與甸界相近，總辦指護照云，此中所叙，原許儘我遊歷遲境，爾等但需辦船轉運，彼官又云，沿江而上，大都平原